

雙城記

何翼平

來到成都，好友年輕的成功企業家小周，放下手裡工作熱情款待，陪了兩天，最後一晚，要帶我們去吃一家隱秘的私房菜，名號「玉芝蘭」。

車停在一條偏僻的小街，一扇黑漆大門緊閉，叩響門環門開啟。地方不大，只有五張餐桌，廚房就在隔壁。迎面案頭上擺着兩件奇特的器物，是老蘭蘭主廚親自設計，到景德鎮監督燒製的。特製的器物用來裝食物，不用明火也能保證菜不會冷。所有餐具只有十六套，一盤一樣，花色不同。這裡不招待太小的兒童，貴重的器皿一旦破損，再造都難。

先上來六道小菜，裝在六件形狀花色不同的小盤中，豉香兔丁、米椒牛、紅湯牛腩、涼拌香椿、蜜仔鱸五彩麵是這裡的名點，麵細如髮絲，放在一碗清而鮮的湯裡，不見一點油光。羊肚菌鍋邊素、豆瓣鱈魚、魚香香菇，菜式不奇特，但一道一個味道，註明不用味精、味精、色素、罐頭，做出一般的味道全憑手藝。

晚宴上有兩道菜要說一說。甜品燕窩雪梨之後，宴席已經結束，卻又上來一道「甜燒白」，而且只有一盤。「甜燒白」是四川傳統名菜，五花肉、糯米、豆

玉芝蘭

沙，也有用蓮蓉，取其全白顏色。將輔料夾入肉片，蒸至酥軟，鮮香甜糯豐腴，鹹鮮味濃，肥而不膩，取名獨特。今晚這一道，是送給席上的梁先生。梁先生是企業家也是美食家，蘭師傅的常客知音，小周請來招呼我們並做指導介紹。這道蘭師傅親視的「甜燒白」來頭不小。

當晚，有一位外國人花重金要吃一餐全素，既是四川菜，又不能用重腥重味，這道題出得很難，都是些什麼菜，沒有一細問。就說這一道「甜燒白」，蘭師傅用盡腦筋，形似味似，以白蘿蔔代替的肥肉以假亂真。

還有一道菜更值得一提。四川菜裡必有魚香，我們吃過魚香鱈魚，卻又上來了一道不在菜單內的魚香鱈魚，鱈魚吃多了，鱈魚肝還是第一次。蘭師傅親來說明，魚香鱈魚大徒不小心放多了薑，味道不夠純正，以此作為補償，其實我們誰也沒有吃出來。蘭師傅一臉祥和一臉謙遜，解釋說，「魚香」做多了，凡事愈容易的愈難。這是真理。

多少高薪誘惑，多少重金禮聘，都請不動，聘不走，蘭師傅、師母、蘭家姐妹一家人，守着這一方淨土，一分純真，一份從心底湧動出來的美味。

此山中

鄧達智

華服！華服！華服！

倫敦上設計課，蒙時裝歷史老師提點，從此對華服另眼相看。

Myra老師：文明古國當中，極少數擁有時裝，中國絕無僅有，在不同朝代出現不同模式的服裝，甚至在同一朝代不同時期，例如唐初、盛唐、晚唐，由於與西域接觸，長安出現波斯人、歐羅巴人、阿拉伯人……唐朝盛世，文化開放，接受不同形式的影響，也因此宋、明保守風氣出現之前，造就中國歷史以來最大膽、至性感的衣着模式與開放態度，例如低胸、透視、前衛化妝等等。

什麼叫時裝？即是與時並進，於不同年代面對不斷更新元素的衝擊，反映以簇新衣服概念與構造的產品，這便是時裝。印度國服Sari，相傳源自亞歷山大入侵亞洲次大陸，隨之而來的衣服文化改造。假若以上傳聞屬實，即是印度傳統服裝模式在二千多年前已殖入，奇妙來到今天出現的變化不見太大，縱使布料製作、顏色選擇有所更變，但整體外形的變更並不明顯，形象根深蒂固，Sari便是Sari，縱使英國人統治超過二百年，影響非常深遠；大部分印度人，尤其男性偶爾穿着西裝，整體說來，印度女性的衣着型格、神韻，在公元二千年之前，與傳統變更不大，古今之間的分別痕跡不深。

有說日本和服源自唐朝中國，其實與唐服更近的，是韓國傳統服裝。和服較似源自秦、漢服，亦即前時首梁振英參與「第七屆國際華服節」身上所穿、被坊間譏笑穿華服變了穿和服的類似模式。不論繪畫或千百年來放衣留傳，和服（吳服）幾乎有史記載以來即如此外形，不變。中國經歷數千年並多個朝代，所謂「華服」已無特定形式，所以梁振英所穿並未過界。筆者心目中最有風格，又吻合現代生活速度的華服，首推民國時期從清代旗袍演變而成的寬緊有度、男女皆着、非常瀟灑的長衫。

49年之後，香港隨世界時裝潮流發展開來的現代化旗袍，亦是一類與時並進的華服，非闊袍大袖的秦、漢模式。影后蕭芳芳得美學家母親薰陶，自少年時期便穿起旗袍，出席場合，必選擇中式服裝，在其個人藝術修養與衣服品味，芳芳穿着的華服水平，着實香港第一人！



蕭芳芳穿旗袍華麗登場。作者提供

發式

余宜發

發霉的房間

還記起多年前開始便發現自己有鼻敏感情況，當然很多人也會知道鼻敏感的來源可能是空氣太差，或生活上的空間有些物質引發這個情況出現，包括塵蟎。我也曾經因為這個情況去看醫生，做了一些敏感測試，發現塵蟎是其中一樣令我會出現鼻敏感的情況。但自己因為需要用聲音工作，所以有時鼻敏感不多不少也會有點影響，所以很討厭這個情況出現。我發現其中令我出現鼻敏感的情況，就是天氣轉變，特別是冬天的時候會變得嚴重。

近期天氣回暖了不少，而且每逢較暖的天氣，我便沒有鼻敏感，但為什麼我的鼻敏感也沒好轉，所以不停在找原因。我曾在電台節目聽聽眾說到這個問題，收到了很多聽眾的意見，他們說：「可能房間經常封閉容易滋生細菌。」我覺得未必是這個原因，但我也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所以兩星期前，下定決心好好清理房間，才發現窗簾背面已經發霉，而牆壁也有多處出現同樣情況，所以我便先把牆壁的霉菌清掉，再把所有窗簾拆下來多灰塵，才發現房間其實堆積了很多灰塵，所以你也可以想像得到，原來我經常跟着這些塵埃及細菌共處一室，難怪我的鼻敏感愈來愈嚴重，所以我狠下心清潔房間，令它煥然一新。

還記得小時候，每逢農曆新年前，我也會把家裡的牆壁塗上新油漆，而

且每年也會有不同顏色，而這個責任通常都是我自已一個人負責，就是因為這個經驗，多年之後，發現自己房間的牆壁發霉，所以我也想起可以把牆壁塗上新的油漆。我算是一個有點計劃的人，所以我先把窗簾布拿到商店讓他們製造一些同樣尺寸的新窗簾布，因為知道需要一點時間才可以拿到，所以在塗上新油漆前三天便已安排好，結果到房間處理好之後，新的窗簾布也剛完成。因為我現在居住的地方是租回來的，不是自己的物業，相信一般人也不會太過用心去令它煥然一新，但因為我這個情況出現的關係，不可能不去處理，最重要是改善我的鼻敏感情況。

亦適逢禮拜天沒有工作，所以從星期六晚便開始處理，我先到五金店購買了白色及自己喜歡的淺藍色油漆，再買一些修補牆身的材料回家。星期六晚便先把所有牆壁塗上白色底油，而且現時的油漆最先進，已有防霉作用，所以我先塗上一層油漆，讓它乾了之後，禮拜天便塗上自己喜歡的淺藍色，過程中其實有點辛苦，因為畢竟自己不是專業，只是憑着小小的經驗去做，結果出來也很滿意，而且感覺上房間已經沒有以前的霉菌存在，睡覺的時候也覺得健康了很多。希望就算在這個會發霉的天氣底下，房間也可以保持乾淨，當然最希望是我的鼻敏感從此得到改善。

隨想

興國

對自由的隨想

人人都說人生而自由，可是人的出生本身就不是自由選擇，人出生後，在負債的國家中便失去了不負債的自由。人長大進入社會工作後，如果被納入稅基中，便沒有了不納稅的自由。

現代社會最常見的兩個字，就是自由。比如言論自由，人人都可以公然批評政府，因為大喇叭就是言論自由。如果不涉諱諱，打工仔是否都可以自由公開批評任職公司的老闆？當然可以，但後果很可能是捲鋪蓋。做學生的是否有走堂的自由？當然有，只是要付出不合格重修的代價而已。所以說，自由有時是自我約束的，因為自由過後便要承擔後果。

最讓人感到疑惑的，就是學術自由。學術不是要經過研究，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之後，才成為學術的嗎？怎麼有大學生在校園內

張貼一句口號式的標語，就可以說那是學術自由？口號如果能成為學術，相信世上最多的就是學者或者稱為學術家了。

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提出了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後模式，是為歷史終結論。到今天，已經證實了福山推論的錯誤。所以，還有人以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來立論，那樣的學術研究，是否經得起考驗？大有疑問。況且，未見學術上的論證，就公開揚言社會主義終結後如何。學以說，這算哪門子的學術？而且公開對批評的言論便無限上綱到政治問題上去，這是學術上的言論自由嗎？

這根本就是只准我發表演論學術的自由，卻要扼殺他人置喙的自由，這又是哪門子的自由？

百家廊

若荷

花一開，春便來了

春天的景色是美好的，美好得可以欺騙你的眼睛，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讓你它有多麼珍貴，多麼匆匆。它隱秘地來臨，悄悄的，不聲不響，從不宣告，只讓我們享受它的隱秘，見證它的美好，好讓你來用心欣賞。春天的雨，總是將夜濕透，顯得冰涼，像春風中的天空，灑下的透明淚滴，它們潑灑着，漏了一地，然後就有花朵，從隱蔽的地方遊向路邊，遊向草叢，遊向春天的四面八方，遊向我們的心靈。

俗話說，九九盡，春意歸。眼下九九已過，春天不經意來到，來得猝不及防，勢不可擋。就像那天，我們去鄉下采風，七八個人的隊伍中，不知誰發現了一株剛萌芽的花樹，便帶了興奮的聲音喊：看，這是一株梅樹吧？眼睛的世界裡，總有一種美好，不管你在哪裡，什麼物體，美好地呈現出來。比如春天的花，比如秋天的樹，比如夏天的草。

我們順地指尖望去，果然在街道和街道錯落的馬路邊，在牆根與牆根相依的一個夾道旁，牆頭下，梅的麗影飄然而至。在那大多數顏色灰黑的樹木中，在萬物還未歸春的植物間，一棵花樹的枝頭，綻出一點一點的蕾，圓而紫色的花苞中，現出一抹瑰麗的紅，宛若綴在枝頭的硃砂，勾畫出濃濃的顏色。這就是她所認為的「梅」。這株「梅」，真的是一棵梅嗎？或許她並不知道那花的名字，只是以花的形色命名。北方的人家種植梅花的極少，雖然偶爾也能遇上，但我相信那棵花並不是真的梅。根據時間來推算，梅花盛開的日子似乎比現在要早。在春節之前，或在春節過後，就有人在微信朋友圈中晒他們家鄉的花了，他們那些家鄉的花，其中就有梅。梅的冷艷，梅的高貴，被鏡頭渲染得深沉大氣。那時候河水結冰，北方所有的樹，還枝條灰暗，春色未染。

南方的氣候溫暖，吸引着北方的我把圖片複製下來，久久地凝望畫裡的春天，想像着尚在寒冷節節裡，一度梅開的盛況。數周後去一家工廠參觀，院內的柳枝正披着鵝黃，不細看，真看不出它們正在那裡悄然生長，春的水脈在橫斜的枝間奔流不息。我聽見有人問答：「快九九了吧？」「哦，剛好九九。」其實眼下，九九已經盡了，春天匆匆而至，我用手機拍了張照片傳到記事本上，

寫下「看沿河的柳樹，已泛出鵝黃，垂下的枝條，也已柔潤……」誰知兩天過去，正當我要寫這篇與柳有關的散文時，中國作協「文學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講堂在臨沂大學圖書館報告廳舉行，我應邀前去參加，上午九點開始往臨沂方向駛去，剛進入濱河大道，就看見一條河及河邊的柳，柔柔的枝條，竟然已綠芽滿佈，遠遠看去於春風中輕揚起舞。那可是一片春光啊，這一片春光，幾乎染綠了濱河兩岸。靈巧的鳥兒在柳枝之間歡愉翻飛，好像進入了鳥兒的天堂。

有人說，2018年的春天暖得有點出奇，那天的天氣就顯得很熱。車行駛在路上，繁忙的交通運輸加重了道路的熱量，人坐在車裡，幾次熱得出汗。我們坐在臨沂大學圖書館的講堂裡，有人甚至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襯衫。當我聽完課返沂的路上，途經一座鄉村公園時，那青翠的柳色更引人注目，沿岸的柳，如同一道柳的綠簾。啊，原來我生活的周圍，柳色也已經這麼深了。這個村叫花果村，這條河叫金水河。這裡的河岸全是柳。這浩蕩的柳，讓山區的春天更加春意濃厚。這樣的顏色，是什麼時候長出來的呢？彷彿是一夜之間，春風就搖落了鵝黃綠了枝頭。

經過一條蜿蜒的村路，幾幢民居坐落兩側。路中間，一輛電動三輪車擋住了我們的去路，車把處，安了一隻深紅色的小喇叭，三輪車的車斗裡，是一摞竹做的篩筐，一條陳舊的老粗布單覆蓋在上面。我聽見喇叭裡有聲音在響。同行的師傅說，這是鄉村賣小雞的。不遠處，正有幾位婦人提了籃筐向這邊走來。車的主人並沒走遠。他把車挪開，我們從旁邊小心翼翼地穿過，走了那遠，仍能聽見賣小雞的聲音，從那擴音器裡傳了出來。春天的綠色惹人眼睜，就連春天的聲音，也是那麼動聽。

到田野裡行走，車停在水邊，沙灘旁邊就是一片筆直的楊樹，春天的密林中，樹葉還沒有萌生，一切那還是白楊的倩枝，枝幹上，避之不及它們的「眼睛」。嫩綠的野菜從沙土中探出頭來，喜鵲在野菜的行間氣宇軒昂地行走，十分從容，絲毫沒有因為我的窺望出現驚懼。回去的朋友說，在鳥類中，大多數鳥兒是以跳躍的方式行走，只有喜鵲和我們人類一樣雙腳交替進行。我細看了，

果然如此，而且還是大步流星，像一路興沖沖。在鳥兒的世界，它是羞澀的姑娘，還是魯莽的小伙呢？黑白相間的翅羽和長長的尾，讓人想起穿燕尾服的紳士。

「篤篤，篤篤，篤篤篤篤」，這是——啄木鳥用嘴敲擊樹幹的聲音。牠們用這種方式取蟲，充飢。那聲音之大，傳之遠遠，令人驚奇。一個短促的「篤」聲，後面便連續不斷，有如樂曲中的顫音。怪不得躲在樹幹裡的蟲子，會應聲而出，尋求更安全的地方求生。卻不知正有一個龐然大鳥兒，正欲對牠大快朵頤。我好像聽到細微的聲音，那是那一切昆蟲離開洞口，走向陽光下的細軟泥沙，尋找食物的腳步聲。

在北方，最能代表季節的是平靜的池水。晨光中，我看到一池春水，在春光下微漾。春天的池水，是淺綠色的網線，溫柔地捧上一捧，便會順指尖流走，讓人眼前現出一幅流水逐花的意境。春水，總能波瀾不驚地帶走落花。早春時節，還不到落花的時候。雨潤如酥，被雨水打濕的泥土，鬆軟的腳下，像是春芽萌生。冬天的水上公園，大人小孩喜歡去結冰的園中滑冰，尤其是那些孩子們。水很淺，冰也不深。然而一到了春天，冰溶化後，水就變得深了。或許它本來就深，只是結冰後看不到底。春水柔軟地微漾，網線一樣皺起漣漪，水色綠如翡翠，彷彿捧起一捧，就能聽到一塊綠色的掛壁。楊柳萌芽，迎春花和連翹適時而開，它們的花蓬蓬勃勃，明晃晃，燦爛的面容如在歡笑，彷彿這個春天是它們的節日！

這天早上，我仍然是出門散步，竟然看到了一樹又一樹的白玉蘭花。在我的印象中，北方的玉蘭花樹，應該開在清明時節，二十多年前，單位組織去烈士陵園掃墓，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白色的玉蘭花。在去往墓地的夾道中，一朵一朵的白花抱枝而立，在那周圍環境絕無一葉的早春，顯得那麼潔白，那麼肅穆。以至現在，每每望着潔白的玉蘭，心總會生出柔柔的情愫。從此的心裡，只要看到玉蘭花開，總感覺需要懷念着什麼，這種懷念與愛、與心底的敬佩同生。

世間萬物，或許都有一種情感，儘管生命已經走到盡頭，然而那份心繫情牽，仍然綿綿不絕。

古今談

范舉

川藏鐵路是史詩式工程？

有人說，青海到拉薩的鐵路，是人類歷史上最難修築的鐵路。因為地形複雜、泥石流和軟土路段極多，需要很高的建築技術。但是，青藏鐵路和即將要修築成功的川藏鐵路作比較，不過是小兒科而已。

川藏鐵路要穿過橫斷山脈，這是世界上地質最複雜、懸崖峭壁最密集的地區，在不少路段，在50公里裡面，就要上升2,000米，鐵路根本不可能如此急速上升，爬上了高峰，立即就要面對急劇下降的狹谷，橫斷山脈不少路段都出現了高低落差達到2,000公尺的峽谷，在建築領域，這是全世界難度最高的「鐵路過山車」。中間的上斜坡、落斜坡，一共是「八起八伏」，累計爬升高度超過1.4萬米，相當於在最艱險、最複雜的高山峽谷之間，修建世界上技術難度最大的隧道和橋樑工程。

由於地勢險峻，鐵路所通過的路段完全沒有道路，也沒有修築道路的條件，機械和建築材料如何運進去，是人類工程歷史未有解決過的難題。橫斷山脈由喜馬拉雅運動時期歐亞板塊與印澳板塊劇烈地碰撞，形成褶皺山脈。這裡已經是地震帶，不少山上體和岩層已經破碎，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兩岸陡峻，江面狹窄，屬典型的「V」字形深切峽谷。

山崩、滑坡、泥石流和地震頻繁。強烈的地殼擠壓，使得某些山體出現了巨大的應力，一旦開鑿隧道，失去了下方的承載力，會出現巨大的岩石爆炸現象，造成崩塌，或者是插入岩層裡面的牆體鋼筋被扭斷，造成護體牆崩塌或者嚴重漏水。

末和碎石四處彈射，危及人身安全；有的地方突然出現大量湧水，並夾有泥沙；有的洞內，出現高溫，有害氣體或瓦斯爆炸，有時候，有基底隆起或下沉等病害。這都是工程進行中的大難題。橫斷山脈的隧道和橋樑，都有一個防止地震問題。全線運營長度1,838公里，造價約2,166億元，橋隧總長1,413公里，佔線路全長的81%。

全線貫通後，川藏兩地的間隔將被大大拉近，交通時刻將從目前的40多個小時縮短至13個小時左右。不少工程，從隧道裡面出來，立即面臨怒江的大峽谷，必須立即建立橋樑伸到對面的懸崖，再進入隧道裡面。這樣大橋就會離開河面700米。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廈，也沒有這樣的高度。峽谷裡面兩邊都沒有支撐點，更沒有放置起吊設備的地方，怎樣建橋？這需要很巧妙的工程技術和複雜的起重裝置。這些難題都被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解決了。中國的工藝技術的突破，發明百多種新機械裝備，還解決了加快施工速度的新的建築方法。

沿途有很多車站，工程人員決定把這車站先行變成鐵路的預製橋樑和樁柱的工場，建成了預製橋樑就用長達80米的多輪汽車，沿着路基運送到路軌的最前端，然後用延伸性的吊橋以滑輪進行安裝，工場完成了預製件任務，立即變成車站和月台，一舉兩得，大大減少了工程成本。

川藏鐵路是史詩式的工程，人類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建築難題，這裡都解決了。這種建築科學技術，將為中國承建世界上最大的最難度的基建工程準備了十八般武藝。

演藝

小碟

借四書之題發揮的舞台劇

兩年前，香港藝術節上演舞台劇《論語》。今年則先來一齣《大學之烈火青春》，跟着又有《中庸之幸福學堂》。在同一屆的藝術節中由同一名創作人導演和編劇兩個由藝術節製作的劇，而在三年內上演三齣由同一位創作人編導的話劇，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很想知道為何大會會有這個安排。

上年的《香港故事》三部曲雖然也是在同一個藝術節中出現，但三個劇本來就是一個劇，都是環繞着同一家人，在同一個地點（家的客廳和飯廳）中發生的故事。直接來說，就是老舍的名劇《茶館》、李龍雲的《小井胡同》和陳尹登博士的《花近高樓》的編劇模式：在舞台上講一個同一群人物角色在同一個地點於三段不同年代的經歷的故事。

看第二劇。雖然我這樣跳看，但由於那是一個環繞着同一群人物的故事，所以我仍然看得清楚明白，亦明白大會這個安排的意義。

反觀《大學之烈火青春》和《中庸之幸福學堂》，我卻覺得二者並無放在同一屆演出的必要。因為在前者出現的人物大部分都不再在後者出現，甚至連主角也只是在後者的角色的憶述場面才偶爾出現；而在後者出現的人物又不是前者的人物，編劇在前者亦並無寫下伏線安排她們出現。還有，二劇發生的時間固然不同，空間也完全不同，題旨亦更加毫無關聯。因此，這兩個根本就是完全獨立的戲，並不需要觀眾在同一屆藝術節中一氣呵成地觀看。

我相信之前上演的《論語》應該有不俗的口碑，所以大會才會再次邀請編導者合作，在今年製作續以中國四書的其餘二書為名目的《大學》和《中庸》。我認為若然要創作「四書系列」，從而「借題發揮」，以四書為名目，從而引申至討論其他議題——如《大學》要說的是「大學」

生的「烈火青春」的故事；《中庸》則探討「中庸」之道會否不再是現今香港社會一間培育社會未來主人翁獲得「幸福」的「學堂」的教學宗旨——是可行的。這種做法並不創新，拈手拿來的，就有林奕華的「小說系列」——由中國四大小說至外國的《小飛俠》，都是以這種模式創作。

意念是否創先河其實並不重要，製作的水平、劇本探討的內容、情節的鋪排、導演的手法、演員的演技等等才是令觀眾覺得是否吸引的原因。我覺得在兩個星期內要同一名本身已經非常忙碌的編導者兼任兩個創作的靈魂人物，未免令他感到吃力，顧此失彼，較難做出精煉的作品，亦令觀眾今年失去一個欣賞另一名編導者的舞台創作的機會，實在有點可惜。

四書已演三書，未知大會否有在數年內上演《孟子》的計劃？既然是「借題發揮」的創作，我忽發奇想：會否取其近似的廣東話發音，請來綽號「萬子」的演員萬梓良擔任戲軌演出一齣《孟子之So What?》。（一笑）